

迷幻

2023

10月
26日

Parisian
Illusion

巴黎

藝術歌曲之夜

THU. 19:30

French Mélodie

臺中國家歌劇院
小劇場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路二段 101 號



鋼琴

吳明靜

Ming-Ching Wu

女高音

謝孟潔

Mavis Hsieh

節目冊

前言

♡ PREFACE

創立於1821年的佩勒堤宮(Salle Le Peletier)是法國大歌劇(Grand Opera)的搖籃，在音樂、文學與編劇形式不斷更新下，巴黎的文化地位漸漸爬升，19世紀時成為人文薈萃的藝文中心，各界精英無不趨之若鶩，期許自己能夠在此嶄露頭角。

《迷幻·巴黎》音樂會集結了四位法國藝術歌曲名家：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杜帕克(Henri Duparc, 1848-1933)、德布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與浦朗克(Francis Poulenc, 1899-1963)的作品。每位作曲家也都曾在巴黎留下了深刻的足跡，讓我們循著他們的樂音，漫步在迷幻的巴黎。

李斯特於1842-1844年間採用法國浪漫主義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的詩詞創作了共七首法文藝術歌曲，《孩子，我若為王》、《當我入睡時》、《若有一塊迷人的草地》、《“怎麼辦？”他們問道》為其歷經十餘年後再度重新修訂的版本，當中可以聽出李斯特經過歲月的洗禮後所呈現更成熟的風情。

杜帕克一生雖然只做十七首聲樂作品，但各個雋永且經典，本次音樂會選取《邀旅》、《前世》、《悲歌》三首著名作品呈現杜帕克極富優美旋律與戲劇張力的寫作風格。《被遺忘的短歌》為德布西1888年從羅馬回到巴黎時創作，詩詞選自法國詩人魏爾蘭(Paul-Marie Verlaine, 1844-1896)的詩作，也是其最廣為人知的套曲之一。樂曲中可聽出德布西跳脫傳統古典創作的拘束，嘗試不同的創新和聲與旋律手法，全曲充滿慵懶與活潑的對比極獨特的氣息。

浦朗克的組曲《嘻笑姻緣》以法國女性詩人薇爾慕涵(Louise de Vilmorin, 1902-1969)的同名作品入樂，跳脫以往女性在法文歌曲中被歌詠的刻板印象，帶領大家尋訪女人眼中的情與愛。另一部組曲《平庸》則將音樂與超現實主義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的詩作相結合；在這五首曲子中，浦朗克貼切地展現出詩人詩作中，那無邊無際的天馬行空，充分體現出超現實主義的音樂風格。

演出曲目

PROGRAM

李斯特

Franz Liszt (1811-1886)

《孩子，我若為王》

Enfant, si j'étais roi

《當我入睡時》

Oh! Quand je dors

《若有一塊迷人的草地》

S'il est un charmant gazon

《“怎麼辦？”他們問道》

Comment, disaient-ils

杜帕克

Henri Duparc (1848-1933)

《邀旅》

L'invitation au voyage

《前世》

La vie antérieure

《悲歌》

Chanson triste

德布西

Claude Debussy (1862-1918)

《被遺忘的短歌》

Ariettes oubliées

〈這是令人醉心的倦怠〉

C'est l'extase langoureuse

〈淚淌我心〉

Il pleure dans mon coeur

〈樹影〉

L'ombre des arbres

〈木馬〉

Chevaux de bois

〈綠〉

Green

〈憂鬱〉

Spleen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演出曲目

PROGRAM

浦朗克

Francis Poulenc (1899-1963)

《嘻笑姻緣》

Fiançailles pour rire

〈安德烈的女人〉

La Dame d'André

〈在草原裡〉

Dans l'herbe

〈他飛了〉

Il vole

〈我的屍身柔軟如手套〉

Mon cadavre est doux comme un gant

〈小提琴〉

Violon

〈花〉

Fleurs

浦朗克

Francis Poulenc

《平庸》

Banalités

〈奧肯尼斯之歌〉

Chanson d'Orkenise

〈旅館〉

Hôtel

〈瓦隆的沼澤〉

Fagnes de Wallonie

〈遨遊巴黎〉

Voyage à Paris

〈啜泣〉

Sanglots

晚 安 Good Night

迷
幻
巴
黎

Parisian
Illusion
French Mélodie

偉大的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曾在《費加羅報》(*Le Figaro*)上刊登一則廣告，懇求作曲家「不要使用我的文字創作音樂」，但這仍然沒有阻止他們被他優美的詩歌所吸引。

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於1840年開始嘗試以法文寫作藝術歌曲，一生共創作了十四首，當中七首即採用雨果的詩作。除了本音樂會的四首歌曲外，另還有《墳墓與玫瑰》(*La tombe et la rose*)、《加斯蒂貝札》(*Gastibelza*)與《當你在傍晚歌唱時，依偎在我懷裡》(*Quand tu chantes, bercée le soir entre mes bras*)。

本音樂會所選的四首樂曲，皆於1841-1842年初次譜曲，當時是他第一次開始探索使用德文以外的語言作為詩詞創作，1844年首次出版，爾後又於1849年重新提筆修訂，直至1859年才在柏林將第二個版本出版。然而，經過長時間的不斷修改，1859年出版的樂譜無論是在音樂或是詩詞上，都和最初的手稿有著很大的差異性，甚至無法將兩者連結在一起，這也常為李斯特寫作上的一個很大的特點。

李斯特

Franz Liszt

《孩子，我若為王》 *Enfant, si j'étais roi*

《孩子，我若為王》選自雨果1830年的詩集《秋葉集》(*Les Feuilles d'automne*)當中的〈致一位美人〉(*À une femme*)。歌詞描述主角對愛人起誓，如果他是國王，他將願意放棄世間所有的財富和權力，只為了獲得愛人的一個眼神注視；如果他是上帝，他亦將願意放棄對宇宙空間、永恆、混亂、天使與惡魔掌控的權柄，只為了獲得一個深情的吻。

此曲曲式採「二段體」(Binary form)，全曲不斷透過鄰近的半音進行快速的調性轉移。相較於1844年的版本，李斯特在第二個版本中大幅削減了原本鋼琴聲部的雙線條旋律，改以簡潔與細膩的質感呈現，鋼琴右手聲部以「稍微加重的」(*un poco marcato*)力道反覆敲打奏出連續八分音符和弦伴奏，左手則是在弱起拍以反附點節奏韻律強調第二與第三拍，呈現出重心轉移、不平衡的激情躁動感。在一陣「狂暴」的混亂雷鳴後，李斯特以平行小調的暗示，帶來了「一個吻」的呼喚，經由令人無法抗拒的溫柔尾奏回歸了最初的愛。

Enfant, si j'étais roi,
Je donnerais l'empire,
Et mon char, et mon sceptre,
Et mon peuple à genoux,
Et ma couronne d'or,
Et mes bains de porphyre,
Et mes flottes,
À qui la mer ne peut suffire,
Pour un regard de vous!

孩子，我若為王，
我要獻給你我的帝國，
我的戰車、我的權杖，
和服從我的子民，
我的皇冠，
和我的斑岩浴池，
我的艦隊，
能給予的多到大海無法容下，
只為得到你瞧我一眼！

Si j'étais Dieu,
La terre et l'air avec les ondes,
Les anges, les démons
Courbés devant ma loi,
Et le profond chaos aux entrailles fécondes,
L'éternité, l'espace et les cieus et les mondes,
Pour un baiser de toi!

假若我是上帝，
地球、天空及大海，
天使及惡魔
皆在我的權威下鞠躬，
在這混亂肥沃的土地上，
永恆、宇宙 天堂與世界
只為了能得到你的一吻！

李斯特

Franz Liszt

《當我入睡時》 *Oh! Quand je dors*

《當我入睡時》選自雨果1840年的詩集《光與影》(*Les rayons et les ombres*)。歌詞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講述愛人在睡夢中來到面前的情景，並透過文藝復興義大利詩人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與摯愛/謬思女神蘿拉(Laura)的愛情作為借喻兩人因為宗教束縛產生的深刻卻又矛盾的愛情。共分三段：第一段描寫心愛的女子如同甜美的蘿拉般出現在床沿；第二段敘述女子的凝視掃去憂傷，猶如升起的星星照亮了夢境；第三段豁然發現女子是天使的化身，透過一個吻，用偉大的愛情喚醒了靈魂。

樂曲速度為「行板」(Andante)。在鋼琴的導奏中首先帶出了主題旋律，全曲透過模仿與變形的手法不斷延伸，增添戲劇張力擴張與效果轉換。早在1842年的版本中，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李斯特真實的風格呈現在《當我入睡時》，鋼琴以非主和弦的方式揭開樂曲序幕，巧妙地應用休止符所呈現的寧靜氛圍、歌者的旋律在前奏裡的期待感，以及細膩編織的線條起伏，皆從升C小調憂鬱的夢境中，以全神貫注的堆疊轉進了F大調，一掃先前的陰霾，在愛情急切的狂喜與熱情中流動。在達到全曲的最高潮後，瞬間又回到了開頭的E大調，透過模仿豎琴撥奏的上升琶音音型，以簡潔的和聲聲響呼應最單純美好的愛情。

Oh! Quand je dors,
Viens auprès de ma couche
Comme à Pétrarque apparaissait Laura.

喔！當我入睡時，
來到我的床沿
好似佩脫拉克遇見蘿拉。

Et qu'en passant
Ton haleine me touche
Soudain ma bouche S'ouvrira!

當你靠近
氣息穿越了我，
突然間我微張我的雙唇。

Sur mon front morne où peut-être s'achève
Un songe noir qui trop longtemps dura,
Que ton regard comme un astre se lève
Soudain mon rêve Rayonnera!

悲傷在眉間何時能消逝，
一個無法散去的黑暗夢魘，
你的目光猶如升起的星星，
突然間我的夢有了光芒！

Puis sur ma lèvre où voltige une flamme,
Éclair d'amour que Dieu même épura,
Pose un baiser, et d'ange deviens femme
Soudain mon âme S'éveillera!

我的雙唇閃爍著火焰，
那是上帝淨化的愛，
賜予一吻，天使變成了妳，
突然間我的靈魂復活了！

李斯特

Franz Liszt

《若有一塊迷人的草地》 *S'il est un charmant gazon*

《若有一塊迷人的草地》選自雨果1835年的詩集《黃昏之歌》(*Les Chants du crépuscule*)，原著共有三段詩節，李斯特僅採用前第一段與第三段的詩詞加以譜曲。兩個段落各包含八個詩句，詩詞以第一人稱出發，描述自己願成為迷人草地中的一條小徑，並幻想在上天所賜的夢境中建築溫暖的巢，讓心愛的人可以放心地在此休息，兩人永不分離。

樂曲「採變化反覆曲式」(Varied Strophic form)。開頭標示「優雅且流動的稍快板」(Allegretto con moto e grazioso)，鋼琴首以弱起拍的連續十六分音符悄悄出現，並在外面兩個聲部帶出反向的旋律，聲樂在兩小節導奏過後加入，重複並延續發展開頭的主題動機。中段時調性轉入A小調，搭配歌詞中所描述四季燦爛綻放的花朵景色（第一段）以及上帝所賜充滿新奇事物的美夢（第二段），鋼琴以半音階上行快速地将情緒堆積到最高點的減七和弦，隨即又交由歌者以優美且寬廣的旋律唱出「喔！我願意...」(Oh! J'en veux...)，向心愛的人表達全心全意的付出。

S'il est un charmant gazon
Que le ciel arrose,
Où brille en toute saison
Quelque fleur éclore,
Où l'on cueille à pleine main
Lys, chèvrefeuille et jasmin,
J'en veux faire le chemin
Où ton pied se pose!

若有一塊迷人的草地
天空撒下露水滋養著大地，
在那，一年四季中
花朵燦爛的綻放，
人們的手中皆有精心挑選的花兒
百合、金銀花、茉莉，
我願成為那尋花小徑
滿足你雙足的尋覓！

S'il est un rêve d'amour,
Parfumé de rose,
Où l'on trouve chaque jour
Quelque douce chose,
Un rêve que Dieu bénit,
Où l'âme à l'âme s'unit,
Oh! j'en veux faire le nid
Où ton cœur se pose!

若有一場愛情的夢，
散發著迷人玫瑰香氛，
夢境中每天皆充滿
新鮮新奇的事物，
上帝所賜與的美夢，
讓相愛的心靈交合，
噢！我願築起愛巢
讓你的心能停歇！

李斯特

Franz Liszt

《“怎麼辦？”他們問道》 *Comment, disaient-ils*

《“怎麼辦？”他們問道》選自雨果詩集《光與影》，共分為三個詩節，又各帶有四個詩句，內容從第三者的觀點描述男孩們與女孩們之間的三段問答。第一、二段男孩們分別問道：「如何乘著小船逃過警官？」以及「如何忘記爭吵、危險和悲傷？」，透過旁敲側擊的手法吸引女孩們的注意力。第三段中，男孩們終於鼓起勇氣表達愛意，並詢問女孩們自己心中的疑惑：「沒有迷藥如何能夠迷惑著那美麗的女孩？」女孩們也大方地回答了：「愛吧」。

樂曲採變化反覆曲式，開頭標示「非常生動活潑的」(Molto e animato)。男孩們與女孩們三次問答的調性與鋼琴聲部的音型充滿變化，呈現出氛圍上的對比性。鋼琴聲部另標示「斷奏，如吉他般」(Staccato, quasi chitarra)，以跳躍的上下六度音程模仿吉他的撥奏，呼應詩作雨果原標題〈另一把吉他〉(Autre Guitare)。聲樂部分則標示「如說話般的」(Parlé)，指示歌者以說話般的方式詢問「該怎麼辦？」。在男孩們每次陳述完疑問後，皆接有一個小節的延長休止，呈現出等待女孩回答的忐忑不安。之後女孩的回答以速度較慢且圓滑的上行八度旋律線條回覆：「划吧」、「睡吧」、「愛吧」，輕柔溫柔地安撫男孩的心。

Comment, disaient-ils,
Avec nos nacelles,
Fuir les alguazils?
Ramez, disaient-elles.

怎麼辦，他們問道，
當我們乘著船
如何逃離那些警察？
划吧！她說。

Comment, disaient-ils,
Oublier querelles,
Misère et périls?
Dormez, disaient-elles.

怎麼辦，他們問道，
如何忘記爭吵
苦難及危險？
睡吧！她說。

Comment, disaient-ils,
Enchanter les belles
Sans philtres subtils?
Aimez, disaient-elles.

怎麼辦，他們問道，
我們如何能夠迷惑那美麗女孩，
不使用稀有的藥物？
愛吧！她說。

「他(杜帕克)創造了一個感性而又空靈的世界，

一個充滿神秘、悲傷和嚮往的世界。」

—芭芭拉·邁斯特(Barbara Meister, b. 1932)

杜帕克

Henri Duparc

《邀旅》 *L'invitation au voyage*

杜帕克於1870年寫作《邀旅》，以象徵主義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的著名三節詩作當中的兩節為背景，內容描述其對荷蘭鄉村的熱愛。波特萊爾曾在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 1869)中將荷蘭描述為：「一個獨特的國家，淹沒在北方的迷霧中，可被稱為西方的東方、歐洲的中國，以及一個男人想要碰觸愛人的渴望。」此時的波特萊爾正與女演員多布倫(Marie Daubrun)相愛，這首詩描述了他在腦海中滋生的一場神秘之旅，身處在充滿異國情調的完美世界景象。

《邀旅》首次出現在《惡之花》(*Fleurs du Mal*, 1857)詩集中，此詩集因其充滿頹廢思想和其他與性相關的主題，曾引起社會輿論的轟動和軒然大波，對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惡之花》於1861年的再版分為六個部份，《邀旅》來自的第一部份〈憂鬱與理想〉(*Spleen et idéal*)內容著重在性愛與浪漫愛情，以及這兩者可能引發的各種問題。波特萊爾解釋道：「每個男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同時發生兩種衝動——一種趨向上帝，一種趨向撒旦。」

杜帕克在樂曲的兩個段落皆提供了柔和、緩慢異動的旋律，但在鋼琴聲部的變化展現了歌詞中的感性、狂喜與豐富的情感。音樂學者沃金斯(Glen Watkins, 1927-2021)在《聲響：二十世紀的音樂》(*Soundings: Music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8)中指出：「杜帕克的音樂充斥著典型濃厚的華格納風格，但透過靜態角色的軟化與緩衝，就自然而然地刻劃出波特萊爾的夢想世界。《邀旅》當中的東方主義色彩、浸淫在毒品中的幻覺，以及想像中的美好航行，都以一種新的語法呈現在此作品中。」

Mon enfant, ma sœur,
Songe à la douceur
D'aller là-bas vivre ensemble!
Aimer à loisir,
Aimer et mourir
Au pays qui te ressemble!

Les soleils mouillés
De ces ciels brouillés
Pour mon esprit ont les charmes
Si mystérieux
De tes traîtres yeux,
Brillant à travers leurs larmes.

Là, tout n'est qu'ordre et beauté,
Luxe, calme et volupté!

Vois sur ces canaux
Dormir ces vaisseaux
Dont l'humeur est vagabonde;
C'est pour assouvir
Ton moindre désir
Qu'ils viennent du bout du monde.

Les soleils couchants
Revêtent les champs, Les canaux, la ville entière,
D'hyacinthe et d'or;
Le monde s'endort
Dans une chaude lumière.

Là, tout n'est qu'ordre et beauté,
Luxe, calme et volupté!

我親愛的，我的妹妹，
想想那會是多麼甜美
去那兒住在一起！
悠閒地去愛，
愛然後死去
在與妳相似的國度裡！

那濕漉的太陽
在這迷離的天空中
我的心靈具有魅力
是神秘善變的
妳那對媚眼，
透過淚珠在閃耀著。

那裡，只有秩序與美，
奢華，平靜與歡愉！

妳看那運河內
船舶在沈睡
它們生性是漂泊者；
使妳那點慾望
能夠如願以償
它們來自天涯海角。

西沈的太陽
將大地、運河和整個城市，
以其金色光芒伴著風信子覆蓋；
世界即將入睡
在一片溫熱的微光裡。

那裡，只有秩序與美，
奢華，平靜與歡愉！

杜帕克

Henri Duparc

《前世》 *La vie antérieure*

《前世》與《邀旅》的詩詞同樣出自波特萊爾1857年首度出版的詩集《惡之花》，《惡之花》於1861年及1868年分別又再度修訂後出版。《邀旅》講述的是未來充滿秩序、美好與平靜的生活，《前世》則是曾經沉浸在過去風景如畫的感官愉悅時光中。

波特萊爾本人被廣泛認為就是《前世》當中講述故事的主人翁，描繪出自己想像出來的世界。透過將真實和想像融合，波特萊爾的創作過程與精神存在有著強大的象徵主義連結。

與當代同樣擁有譜寫美妙旋律獨特天賦的作曲家佛瑞(Gabriel Fauré, 1845-1924)齊名，杜帕克在使法國藝術歌曲成為永垂不朽的經典的貢獻遠超過任何其他法國作曲家。1870年，杜帕克在生命的巔峰時期退出了音樂世界，也因為長期以來對自己嚴格的要求摧毀了大多數不完美的作品，導致存留下來的作品數量不多，但其真正的天賦全然體現在十七首藝術歌曲中，也成為留給後世最寶貴的禮物。1884年寫作的《前世》成為他最後一首完整的歌曲，因為神經系統與視力逐漸衰退的疾病使他在1885年後幾乎無法繼續寫作。《前世》最初的版本是為聲樂與管弦樂團譜曲，爾後改編給聲樂與鋼琴合作編制。杜帕克為歌者寫作了相當寬廣的音域，鋼琴聲部如波浪般的琶音則將聽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沿著天際反射滾動的洶湧波浪。此首樂曲完全展現出杜帕克的寫作優勢，不侷限在只是將詩詞唱出，更深沉地詮釋了詩人最真切的想法和感受，在當中吐露了最親密深刻的情感。

J'ai long-temps habité sous de vastes portiques
Que les soleils marins teignaient de mille feux,
Et que leurs grands piliers, droits et majestueux
Rendaient pareils, le soir, aux grottes basaltiques.

Les houles, en roulant les images des cieux,
Mêlaient d'une façon solennelle et mystique
Les tout puissants accords de leur riche musique
Aux couleurs du couchant reflété par mes yeux.

C'est là que j'ai vécu dans les voluptés calmes,
Au milieu de l'azur, des vagues, des splendeurs,
Et des esclaves nus, tout imprégnés d'odeurs,
Qui me rafraîchissaient le front avec des palmes,
Et dont l'unique soin était d'approfondir
Le secret douloureux qui me faisait languir.

我曾長久住在宏偉的廊柱下，
海上的太陽染以千萬道火焰；
那些高大的圓柱，垂直而莊嚴
使柱廊黃昏時有如玄武岩洞穴。

那波濤，搖撼著天空的倒影，
以一種極其莊嚴而神秘的方式，
將濤聲那豐韻音樂的無上曲調，
和映入我眼中的餘韻互相混合。

就在那兒，我享受安閑的逸樂，
在藍天、波浪、與輝煌壯麗中，
讓渾身香氣的裸體奴隸們侍奉
她們用棕櫚葉子搧涼我的額頭，
而她們唯一的工作，只是努力
鑽研使我憔悴的、苦惱的秘密。

杜帕克

Henri Duparc

《悲歌》 *Chanson triste*

《悲歌》為杜帕克最著名的藝術歌曲之一，選自1868/9年初次寫作給聲樂與鋼琴的《五首歌曲》(*Cinq melodies*, Op. 2)，1910年則將之管弦化，改編給兩把長笛、四把法國號、豎琴以及弦樂。《五首歌曲》的靈感是受到他所愛的蘇格蘭少女斯威尼(Elle Mac Swiney, 1845-1934)所啟發，兩人當時因為杜帕克父親的反對而無法結婚，三年後才正式成婚，直至杜帕克過世前，兩人維持了五十二年的婚姻。

《悲歌》為象徵主義詩人卡薩里斯(Henri Cazalis, 1840-1909，筆名Jean Lahor)所作，天生的悲觀主義使他轉向東方哲學，並堅信一切都是浮華的。《悲歌》的中心思想與夏布里耶(Emmanuel Chabrier, 1841-1894)根據詩人羅利納(Maurice Rollinat, 1846-1931)詩作《妳的藍眼睛》(*Tes yeux bleus*, 1883)所譜的樂曲相同——皆希望透過深深地探究女人神秘的眼睛，來尋求慰藉和復甦，這是杜帕克少數帶有悲傷和痛苦情緒的作品，當中亦隱約透露出對於孤獨的恐懼，然而很快地就被充滿了溫情脈脈的甜蜜愛情與希望覆蓋過去，在無數的親吻和柔情中撫平了傷痛，是首帶有極浪漫精神的美麗歌曲。

Dans ton cœur dort un clair de lune,
Un doux clair de lune d'été,
Et pour fuir la vie importune,
Je me noierai dans ta clarté.

J'oublierai les douleurs passées,
Mon amour, quand tu berceras
Mon triste cœur et mes pensées
Dans le calme aimant de tes bras.

Tu prendras ma tête malade,
Oh! quelquefois sur tes genoux,
Et lui diras une ballade
Une ballade, Qui semblera parler de nous;

Et dans tes yeux pleins de tristesses,
Dans tes yeux alors je boirai
Tant de baisers et de tendresses
Que peut-être je guérirai.

月光在你心中沈睡，
那夏日溫柔的月光，
而為了能夠逃離困頓的生活，
我應沉浸在你的光芒裡。

我應忘卻過去的悲傷，
我的愛，當你懷抱著
我悲傷的心和思緒
在你愛的靜謐臂腕中。

你把我疲倦的頭輕放，
噢，或將其枕在你膝上，
然後哼著一首歌
一首似乎是在談論著我們的歌；

而從你滿是悲傷的眼中，
從你眼中我將飲入
許多的吻與溫柔
也許我就會被治癒。

德布西

Claude Debussy

《被遺忘的短歌》 *Ariettes oubliées*

創作於1885-1887年間，為德布西第一部重要的套曲，可以透過這六首樂曲一窺德布西漸趨成熟的作品風格，當中巧妙地以不同的和聲色彩、節奏型與表情變化，將詩詞用音樂細膩地勾勒出來，相互呼應。德布西非常喜歡十九世紀當代法國詩人魏爾蘭(Paul Verlaine 1844- 1896)的詩作，其重視詩詞的韻律和抑揚頓挫的寫作風格，深受德布西青睞，因此德布西近三分之一的藝術歌曲都選用其文學創作，這部作品也出自魏爾蘭之手。

在魏爾蘭的詩詞裡，我們不難看出其細膩但奔放的情感，這或許是他波瀾起伏的真實感情世界造就而成的。已婚且為父的魏爾蘭愛上小他十歲的詩人蘭波(Jean Rimbaud, 1854-1891)，進而出走離開妻女。在一年的伴侶關係(1872-1873)中，魏爾蘭與蘭波熱烈交往的火花激盪出《被遺忘的短歌》的詩詞，然而1874年魏爾蘭因酒醉失控向蘭波開槍，幸好沒有造成重大傷害，但也因此入比利時監獄服刑。詩集《無言歌集》(*Romances sans paroles*, 1874)在魏爾蘭服監時期出版，德布西《被遺忘的短歌》詩詞即分別選自當中三個大段落：前三首選自〈被遺忘的短歌〉(*Ariettes oubliées*)、第四首〈比利時風景〉(*Paysages belges*)、最後兩首〈水彩畫〉(*Aquarelles*)。

《被遺忘的短歌》的前四首曲子帶有魏爾蘭親自挑選的引言，德布西將之標記在樂譜上，為整體作品的詮釋與賞析更添一番風味。

I. 〈這是令人醉心的倦怠〉 *C'est l'extase langoureuse*

「平原上的風屏住氣息」— 法瓦特(Charles Simon Favart, 1710-1792)

魏爾蘭在這首詩中描繪出兩對戀人：人與人之間，以及自然界中萬物的交合。享受歡愉後的戀人疲憊又慵懶，枝椏在風摩挲下輕聲呢喃，滾滾的河流推動著鵝卵石……這如詩的美妙讚歌，是屬於每一個人的。德布西用音樂來襯托出詩詞中描繪的意象，例如歌者以輕柔的跳音唱出「這是在灰色枝椏間微小聲音的合唱」，抑或是以鋼琴聲部中連續下行的半音階來刻劃出鵝卵石在水波裡的滾動聲響。在聲線上，德布西用小範圍的音域來打造出一種平靜又親密的氛圍，以大跳來凸現較極端的情緒。

C'est l'extase langoureuse,
C'est la fatigue amoureuse,
C'est tous les frissons des bois
Parmi l'étreinte des brises,
C'est, vers les ramures grises,
Le chœur des petites voix.

這是令人醉心的倦怠，
這充滿愛意的疲憊，
是樹林在微風的擁抱下
輕輕地顫動，
這是在灰色枝椏間，
微小聲音的合唱。

Ô le frêle et frais murmure!
Cela gazouille et susurre,
Cela ressemble au cri doux
Que l'herbe agitée expire...
Tu dirais, sous l'eau qui vire,
Le roulis sourd des cailloux

Cette âme qui se lamente
En cette plainte dormante
C'est la nôtre, n'est-ce pas?
La mienne, dis, et la tienne,
Dont s'exhale l'humble antienne
Par ce tiède soir, tout bas?

噢，那柔弱清新的呢喃！
是鳥兒的歌聲與風的低語，
像是青草搖擺時
溫柔的呼喚...
你說，那是在翻騰的水下，
那沈悶的卵石滾動聲響。

這哀傷的靈魂
在沉靜的悲歌中
它是我們的，不是嗎？
是我的，也是你的，
在這溫暖柔和的夜晚
吐露出我們謙卑的讚歌？

II. 〈淚淌我心〉 Il pleure dans mon cœur

「雨聲輕輕落在小鎮上」 — 蘭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

德布西特別標上「悲傷且單調」(Triste et monotone)，樂曲在無精打采與焦躁不安的兩種情緒裡交替。鋼琴先以快速顫動的大三度音群開啟了這首悲歌，從頭到尾的節奏型幾乎一樣，似乎是在模仿一滴滴雨水產生的細碎聲響，既頹喪又焦急。詩人巧妙地以兩個發音相近的字“pleuvoir”（下雨）以及“pleurer”（哭泣）來幫助闡述聆聽雨聲時的憂鬱感傷。

在中段時，德布西以近似朗誦的宣敘調方式問道：「怎麼會這樣！難道沒有背叛嗎？」接著歌者以八度劃破了原本緩和下來的情緒，唱道：「這悲傷毫無緣由。」細碎的雨聲再次回歸，將此曲領向終點。

Il pleure dans mon cœur
Comme il pleut sur la ville;
Quelle est cette langueur
Qui pénètre mon cœur?

Ô bruit doux de la pluie
Par terre et sur les toits!
Pour un cœur qui s'ennuie
Ô le bruit de la pluie!

眼淚在我心中落下
就像雨水灑落在城市中；
是什麼讓我心中
充滿了疲憊？

啊，雨水輕柔的聲響
落在地面和屋頂上！
為了一顆頹喪的心
噢，雨聲！

Il pleure sans raison
Dans ce cœur qui s'écœure.
Quoi! nulle trahison? ...
Ce deuil est sans raison.

眼淚毫無理由地落下
在這失望的心中。
怎麼會這樣!難道沒有背叛嗎?...
這悲傷毫無緣由。

C'est bien la pire peine
De ne savoir pourquoi
Sans amour et sans haine,
Mon cœur a tant de peine.

而最糟糕的痛苦
莫過於不知為何
在沒有愛與恨的情況下，
我的心如此痛苦。

III. 〈樹影〉 L'ombre des arbres

「夜鶯坐在高大的樹梢上，想著自己即將被腳下的水給淹沒」——節選自羅斯丹(Edmond Rostand, 1868-1918)《大鼻子情聖》(Cyrano de Bergerac, 1897)

詩人的希望，似乎在樹梢裡哭泣著，當他看見自己在蒼茫景色中的倒影時，他的夢想已瓦解。長音符與沈重的和弦像是沈重的腳步，因為既然已經看不見希望，何必再快速向前呢？作曲家除了以不協和音來強調悲傷的情緒，也使用許多掛留半音下行來表現頹喪的心情。

L'ombre des arbres dans la rivière embrumée
Meurt comme de la fumée
Tandis qu'en l'air, parmi les ramures réelles,
Se plaignent les tourterelles.

霧裡溪流中的樹影
如煙一般消逝了
然而在空中，真實的枝葉間，
斑鳩在哀嘆。

Combien, ô voyageur, ce paysage blême
Te mira blême toi-même,
Et que tristes pleuraient dans les hautes feuillées
Tes espérances noyées!

旅人，這蒼茫的景色
倒映出你的蒼白，
多麼悲傷地在高聳的枝葉間
你淹沒的希望在哭泣！

IV. 〈木馬〉 Chevaux de bois

「讓我們通過聖吉爾斯出發吧，我輕盈敏捷的栗子」

— 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此曲的場景為比利時鄉村市集。手搖的音樂盒發出喧鬧的音樂，伴隨著旋轉的木馬。為了減輕他的無聊，詩人在空腹和頭痛的情況下乘坐旋轉木馬。對市集裡的人們仔細觀察：渴望糖果和歡樂時光的孩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狡猾扒手。傍晚時分，旋轉木馬轉得更慢了，滿天繁星。鋼琴伴奏開始時參差不齊，像觸技曲(Toccata)一樣重複旋律和節奏。每節的詩詞與和聲都有些許的變化，但總是回到原來的和弦，像是旋轉木馬一次次地回轉。

Tournez, tournez, bons chevaux de bois,
Tournez cent tours, tournez mille tours,
Tournez souvent et tournez toujours,
Tournez, tournez au son des hautbois.

L'enfant tout rouge et la mère blanche,
Le gars en noir et la fille en rose,
L'une à la chose et l'autre à la pose,
Chacun se paie un sou de dimanche.

Tournez, tournez, chevaux de leur cœur,
Tandis qu'autour de tous vos tournois
Clignote l'œil du filou sournois,
Tournez au son du piston vainqueur!

C'est étonnant comme ça vous soule
D'aller ainsi dans ce cirque bête:
Rien dans le ventre et mal dans la tête,
Du mal en masse et du bien en foule.

Tournez, dadas, sans qu'il soit besoin
D'user jamais de nuls éperons
Pour commander à vos galops ronds:
Tournez, tournez, sans espoir de foin.

Et dépêchez, chevaux de leur âme,
Déjà voici que sonne à la soupe
La nuit qui tombe et chasse la troupe
De gais buveurs que leur soif affame.

Tournez, tournez! Le ciel en velours
D'astres en or se vêt lentement.
L'église tinte un glas tristement.
Tournez au son joyeux des tambours!

轉吧，轉吧，好木馬
轉個百回，旋個千回，
頻繁轉動，永不停歇，
轉吧，隨著雙簧管的聲音轉動。

滿臉通紅的孩子和面色蒼白的母親，
身穿黑衣的少年和粉紅衣裳的女孩，
一個腳踏實地，另一個炫耀浮誇，
每個人都用他們週日的零用錢來買點心。

轉吧，轉吧，他們心中的馬兒，
而當你們在旋轉時
那狡猾扒手的眼神閃爍，
隨著勝利的號角聲旋轉！

令人訝異的是你們陶醉於
這打轉的愚蠢遊戲：
抱著空空的肚子和疼痛欲裂的頭，
盡情享受不適以及樂趣。

轉吧，馬兒，你們永遠不需要
任何馬刺的幫助
來命令你們旋轉奔馳：
轉吧，轉吧，你們也不期待乾草。

快呀，心靈的馬兒，
晚餐的鐘聲已經響起
夜幕將一群
被渴望所飢渴的狂歡者驅趕。

轉吧，轉吧！天鵝絨般的夜空
慢慢佈滿了金色的星星。
教堂敲響悲傷的鐘聲。
隨著歡樂的鼓聲轉吧！

V. 〈綠〉 Green

這首歌的主角是一位熱情的青年，他衝動地穿過清晨的露水，奔向他心愛的人，說道：「這裡有些水果、花朵兒、樹葉和一些樹枝，而這裡也有我為你而跳動的心」，全曲充滿著八度音與永無止盡的琶音音型，給人一種激動難以喘息的感覺。

Voici des fruits, des fleurs, des feuilles et des branches
Et puis voici mon cœur qui ne bat que pour vous.
Ne le déchirez pas avec vos deux mains blanches
Et qu'à vos yeux si beaux l'humble présent soit doux.

這裡有水果、鮮花、樹葉和枝幹
還有我這顆只為你跳動的心。
請不要用你那雙潔白的雙手撕裂它
願這份薄禮在你美麗的眼中變得甜蜜。

J'arrive tout couvert encore de rosée
Que le vent du matin vient glacer à mon front.
Souffrez que ma fatigue à vos pieds reposée
Rêve des chers instants qui la délasseront.

披著露水我來到你面前
清晨的微風凍住了我額頭。
容許疲憊的我在你腳下歇息吧
夢想著這溫柔的時刻可以將我撫慰。

Sur votre jeune sein laissez rouler ma tête
Toute sonore encore de vos derniers baisers;
Laissez-la s'apaiser de la bonne tempête,
Et que je dorme un peu puisque vous reposez.

將頭埋進你年輕的胸上
耳際還迴盪著你剛剛的吻；
在甜蜜的暴風後留下平靜，
既然你休息了，我也睡一會吧。

VI. 〈憂鬱〉 Spleen

就像在〈淚淌我心〉中一樣，詩人心境頹喪，即使是紅色的玫瑰、黑色的常春藤、藍色溫柔的天空，或是青色的大海……沒有一樣能夠打動他，眼中除了他的愛人，其餘的所有事物皆不在乎。這首歌有慢速和快速兩種節奏，描繪了詩人的情緒波動。開頭的人聲不斷重複同一個音，節奏也幾乎沒有變化來描述其空虛和疲倦的感受。

Les roses étaient toutes rouges
Et les lierres étaient tout noirs.

所有的玫瑰都是紅的
而常春藤全是黑的。

Chère, pour peu que tu te bouges,
Renaissent tous mes désespoirs.

親愛的，只要你稍有行動，
我所有絕望將重生。

Le ciel était trop bleu, trop tendre,
La mer trop verte et l'air trop doux.

天空太藍，太溫柔，
大海太綠，空氣太香甜。

Je crains toujours,—ce qu'est d'attendre!—
Quelque fuite atroce de vous.

我總害怕，—等待和猜想！—
你一次次的殘忍離去。

Du houx à la feuille vernie
Et du luisant buis je suis las,

我厭倦了油綠的冬青
也厭倦了閃閃發光的黃楊，

Et de la campagne infinie
Et de tout, fors de vous, hélas!

還有那無盡的田園景色
唯獨你，唉，除了你！

浦朗克

Francis Poulenc

《嘻笑姻緣》 *Fiançailles pour rire*

創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此套曲共六首，歌詞由女詩人薇爾慕涵(Louise de Vilmorin, 1902-1969)所寫。於1942年時，由女高音圖蘭(Geneviève Touraine, 1903-1982，知名男中音蘇才(Gérard Souzay, 1918-2004)的姊姊於法國嘉禾音樂廳(Salle Gaveau)擔任首演。

I. 〈安德烈的女人〉 *La Dame d'André*

安德烈為詩人薇爾慕涵的兄長之一，但詩詞當中的敘述以及人物描繪可能只是巧合，而非其個人故事。在詩詞中，安德烈對自我詢問，不知今日剛認識的女子是否對自己來說有真正重要性，抑或只是一段稍縱即逝的戀情？浦朗克以具戲劇張力的表情變化來加深詩詞中對比的描述，讓此曲更富有故事性。

André ne connaît pas la dame
Qu'il prend aujourd'hui par la main.
A-t-elle un coeur à lendemains,
Et pour le soir a-t-elle une âme?

Au retour d'un bal campagnard
S'en allait-elle en robe vague
Chercher dans les meules la bague
Des fiançailles au hasard?

A-t-elle eu peur, la nuit venue,
Guettée par les ombres d'hier,
Dans son jardin, lorsque l'hiver
Entrait par la grande avenue?

Il l'a aimée pour sa couleur,
Pour sa bonne humeur de Dimanche.
Pâlira-t-elle aux feuilles blanches
De son album des temps meilleurs?

安德烈並不認識那個女子
今天他牽著她的手。
她是否有心共渡明日，
且夜晚來臨時還保有靈魂？

在農村舞會後
她是否會穿著飄逸的華服漫步
在乾草堆裡找尋
那輕易應允的婚戒？

在夜幕降臨時她是否感到恐懼，
被過去的陰影困擾著，
在她的花園裡
寒冬會從寬廣的大道襲來嗎？

他因她的美貌愛上她，
因她週日的好心情。
她是否會從他紀錄美好時光紀念本中的
白色扉頁裡消逝呢？

II. 〈在草原裡〉 *Dans l'herbe*

深切的描述對於自己所愛的人孤獨死去卻無能為力的哀傷。鋼琴的前奏用長音和弦來代表沈痛的心情，除了富有張力的表情變化外，浦朗克將一個個不諧和音化為陣陣悲鳴。

Je ne peux plus rien dire
Ni rien faire pour lui.
Il est mort de sa belle
Il est mort de sa mort belle

我已無話可說
也無法再為他做任何事。
他以美麗的模樣死去
他在美麗的死亡裡逝去

Dehors
Sus l'arbre de la Loi
En plein silence
En plein paysage
Dans l'herbe.
Il est mort inaperçu
En criant son passage
En appelant
En m'appelant.
Mais comme j'étais loin de lui
Et que sa voix ne portait plus
Il est mort seul dans la bois
Sous son arbre d'enfance.
Et je ne peux plus rien dire
Ni rien faire pour lui.

在外面
在律法的樹下
在一片寂靜中
在空曠的田野中
在草原裡。
無人察覺他的死
哭喊著他的消逝
呼喚著
呼喚著我。
但我卻離他如此的遙遠
而他的聲音再也無法被聽到
他在樹林裡孤獨地死去
在他童年的樹下。
而我已無話可說
再也無法為他做任何事。

III. 〈他飛了〉 Il vole

前一首樂曲中憂傷的情緒在〈他飛了〉煙消雲散。快速流暢的旋律，描述的其實是逝去的愛情，如同《拉封丹的寓言故事》(*Fables choisies, mises en vers*, 1764)中的那塊乳酪¹，因為聽信花言巧語而被偷走，就如同那顆戀上負心漢的心一樣，思緒都隨他飛走了。薇爾慕涵似乎在這首詩中，對於自身的經歷有所影射，其中許多對男子的描述，都不僅讓人聯想到曾與她許下婚約的飛行員聖修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1900-1944)，例如：「但我的愛人在哪？他飛了」、「偷心的人打破了他的誓言」、「我哭泣因我渴望被需要」等情境，皆曾巧合地發生在兩人間。

En allant se coucher le soleil
Se reflète au vernis de ma table:
C'est le fromage rond de la fable
Au bec de mes ciseaux de vermeil.
Mais où est le corbeau ? Il vole.

夕陽西下
餘暉映照我光亮的桌面：
如同寓言裡的那塊圓形乳酪
在我銀製的剪刀口上。
但烏鴉在哪裡呢？牠飛了。

¹在〈烏鴉與狐狸〉故事中，狐狸看到驕傲的烏鴉叼來一塊乳酪，便諂媚道希望能欣賞烏鴉美妙的歌聲，烏鴉嘴巴一鬆，乳酪便掉落在地而狐狸趁勢偷走，並告誡烏鴉不可太過聽信他人讒言。

PROGRAM NOTES

Je voudrais coudre mais un aimant
Attire à lui toutes mes aiguilles.
Sur la place les joueurs de quilles
De belle en belle passent le temps.
Mais où est mon amant ? Il vole.

C'est un voleur que j'ai pour amant,
Le corbeau vole et mon amant vole,
Voleur de cœur manque à sa parole

Et voleur de fromage est absent.
Mais où est le bonheur ? Il vole.

Je pleure sous le saule pleureur
Je mêle mes larmes à ses feuilles
Je pleure car je veux qu'on me veuille
Et je ne plais pas à mon voleur.
Mais où donc est l'amour ? Il vole.

Trouvez la rime à ma déraison
Et par les routes du paysage
Ramenez-moi mon amant volage
Qui prend les cœurs et perd ma raison.
Je veux que mon voleur me vole.

IV. 〈我的屍身柔軟如手套〉 Mon cadavre est doux comme un gant

詩人運用大量象徵手法來比喻超然的死亡奇想，如「臉上的兩顆白色鵝卵石」，暗喻著眼睛翻白，逃避現實的痛苦，抑或是那成為山的雙足，比擬的就是躺下後的自己，一動也不動。全曲氛圍沉重，從陰鬱的E小調出發，作曲家以反覆堆疊的方式，將張力慢慢推進，直至結尾，音樂才從原本的冰冷沉重轉為溫暖純淨的E大調。

Mon cadavre est doux comme un gant
Doux comme un gant de peau glacée
Et mes prunelles effacées
Font de mes yeux des cailloux blancs.

Deux cailloux blancs dans mon visage
Dans le silence deux muets
Ombres encore d'un secret
Et lourds du poids mort des images.

我想縫紉但那磁鐵
吸走了我所有的針。
廣場上玩保齡球的人們
一局一局地消磨時光。
但我的愛人在哪裡呢？他飛了。

我的愛人是一個小偷，
烏鴉展翅飛了，而我的情人也飛了，
偷心賊食言

而盜走乳酪的小偷不在這。
但幸福呢？它飛了。

我在垂柳下哭泣
我的淚與它的葉子混在一起
我哭泣是因為我渴望被愛
我已不再被我的小偷所愛了。
但愛情在哪裡呢？它飛了。

在我喪失的理智中找回邏輯
在鄉間的道路上
把我變幻無常的情人帶回來給我吧
他偷走我的心令我瘋狂。
我想要我的小偷也來把我偷走。

我的屍身柔軟如手套
像一只冰涼的皮手套
我的瞳孔被抹去
雙眼變成兩顆白色鵝卵石。

我臉上的兩顆白色石頭
寂靜中的兩個啞巴
仍然被秘密籠罩
負載著他們所見的沈沈死亡之重。

Mes doigts tant de fois égarés
Sont joints en attitude sainte
Appuyés au creux de mes plaintes
Au noeud de mon coeur arrêté.

我的手指常不自覺地
合攏成祈禱的姿態
靠在我心裡空缺的悲傷中
停滯在我的心結裡。

Et mes deux pieds sont des montagnes,
Les deux derniers monts que j'ai vus
À la minute où j'ai perdu
La course que les années gagnent.

而我的雙腳變成了兩座山，
我看到的最後那兩座
就在我失去比賽的那一刻
歲月總是贏了。

Mon souvenir est ressemblant,
Enfants emportez-le bien vite,
Allez, allez, ma vie est dite.
Mon cadavre est doux comme un gant.

我的記憶如昔，
孩子們將其迅速帶走，
走吧，走吧，我的人生對我說。
我的屍身柔軟如手套。

V. 〈小提琴〉 Violon

最後的兩首歌曲〈小提琴〉與〈花〉(Fleurs)是此套曲中最為簡短的。在〈小提琴〉中，浦朗克以鋼琴勾勒出生動的氣氛：一間位於香榭大道上的匈牙利酒館中，一位吉普賽的小提琴手熱烈地拉著琴，而觀眾裡一位優雅的女子深深受其樂音陶醉，沉迷於樂手與樂器間的親密互動，也讓女子想要不顧任何束縛或規範，自由的放手去愛。鋼琴右手代表著華麗的小提琴獨奏，左手則是強調重拍的慢板華爾滋舞曲。當歌曲彷彿漸漸進入尾聲，以突如其來的小提琴撥弦技巧，簡單俐落的結束，給聽眾一個意猶未盡的驚喜。

Couple amoureux aux accents méconnus
Le violon et son joueur me plaisent.
Ah! j'aime ces gémissements tendus
Sur la corde des malaises.
Aux accords sur les cordes des pendus
À l'heure où les Lois se taisent
Le coeur en forme de fraise
S'offre à l'amour comme un fruit inconnu.

一對有口音的戀人
小提琴和它的演奏者使我愉悅。
啊！我喜歡那些緊張的哀嚎
拉伸在不安的弦上。
在絞刑者弦上的和弦
在律法沈靜的時刻
心型的草莓
像一個未知的 fruit，獻給愛情。

VI. 〈花〉 Fleurs

以ABA曲式呈現，用簡單的塊狀和弦搭配音節式的歌詞，以及輕柔的力度，營造出寧靜莊重的氣氛，神聖地抱著一束捧花一步步前行。年輕女子敘述著一段逝去的愛情，而手中的那些花，就好似一串串美好的回憶，深埋在她的思緒裡。

Fleurs promises, fleurs tenues dans tes bras,
Fleurs sorties des parenthèses d'un pas,
Qui t'apportait ces fleurs l'hiver
Saupoudrées du sable des mers ?
Sable de tes baisers, fleurs des amours fanées
Les beaux yeux sont de cendre et dans la cheminée
Un coeur en rubanné de plaintes
Brûle avec ses images saintes.

允諾的花朵，被你擁在懷裡，
從括號中走出一步的花朵，
是誰在寒冬裡為你帶來這些花朵
灑滿了海砂的花朵？
你親吻的沙，凋謝的愛之花
你美麗的眼眸如今已在壁爐中變成灰燼
一個用哀嘆所纏繞的心
與它的神聖圖像一同被燃燒。

浦朗克

《平庸》 Banalités

Francis Poulenc

如《嘻笑姻緣》，浦朗克的《平庸》也是一組套曲，五首曲子並沒有任何音樂或詩詞的連結，但作曲家巧妙編排的歌曲順序，使得這部以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詩詞入樂的作品，成為許多歌手喜愛的音樂會曲目。

I. 〈奧肯尼斯之歌〉 Chanson d'Orkenise

輕快的〈奧肯尼斯之歌〉為這套曲揭開序幕。浦朗克在此曲標上「活潑地民歌風格」(Dan le style d'une chanson populaire)。幻想中的奧肯尼斯城裡，有一座大大的城門，城門口有位蓄鬍的守衛，盡責地盤問所有熙來攘往的旅客，在了解其去向後感嘆道：原來在奧肯尼斯有這麼多的心呀，不論是破碎抑或是喜悅的，最後這位看似剛強、滿臉髭鬚的守衛拿起毛線織了起來，高亢的旋律也隨著城門慢慢落下。

Par les portes d'Orkenise
Veut entrer un charretier.
Par les portes d'Orkenise
Veut sortir un va-nu-pieds.

穿過奧肯尼斯的大門
一個車伕想要進城。
穿過奧肯尼斯的大門
一個流浪漢想要離開。

Et les gardes de la ville
Courant sus au va-nu-pieds:
'Qu' emportes-tu de la ville?'
'J'y laisse mon coeur entier.'

那城裡的守衛
衝向流浪漢問道：
「你從這城裡帶了什麼出去呢？」
「我將我整個心遺留在這了。」

Et les gardes de la ville
Courant sus au charretier:
'Qu'apportes-tu dans la ville?'
'Mon coeur pour me marier!'

Que de coeurs, dans Orkenise!
Les gardes riaient, riaient.
Va-nu-pieds la route est grise,
L'amour grise, ô charretier.

Les beaux gardes de la ville
Tricotaient superbement;
Puis les portes de la ville
Se fermèrent lentement.

II. 〈旅館〉 Hôtel

浦朗克成功地將詩人慵懶、只想賴在窗邊抽菸的情緒，完美地在〈旅館〉中呈現出來。作曲家將聲線一點一滴推進，不疾不徐的鋼琴像是一座柔軟的沙發，讓悠閒懶散的心情穩妥地倚靠著。

Ma chambre a la forme d'une cage
Le soleil passe son bras par la fenêtre
Mais moi qui veux fumer pour faire des mirages
J'allume au feu du jour ma cigarette
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 je veux fumer

那城裡的守衛
衝向車伕問道：
「你要將什麼帶入城裡呢？」
「我的心呀，為了要結婚！」

奧肯尼斯有那麼多的心！
那個守衛笑道。
流浪漢呀，你的路是灰暗的，
噢，車伕呀，愛是令人陶醉的。

那城裡俊俏的守衛
精美的編織著；
而那城門
緩緩落下。

III. 〈瓦隆的沼澤〉 Fagnes de Wallonie

1899年，阿波里奈爾在比利時南方的亞爾丁(Ardennes)丘陵度過美好的假期，也因此有了此詩的靈感。〈瓦隆的沼澤〉描繪出遼闊的石南叢、盤根錯節的樹林和被強風吹襲著的潮濕泥沼……鋼琴以八分音符快速地如風一般掃過，聲線的劇烈起伏像糾結的樹根，抑或是呼嘯而過的北風將所有的苦澀捲起。

Tant de tristesses plénières
Prirent mon coeur aux fagnes désolées
Quand las j'ai reposé dans les sapinières
Le poids des kilomètres pendant que râlait
Le vent d'ouest

如此巨大的悲傷
在荒涼的沼澤上攬住了我的心
當我疲憊時，我就會在冷杉群中休憩
那西風的咆哮
背負著好幾公里的重量

J'avais quitté le joli bois
Les écureuils y sont restés
Ma pipe essayait de faire des nuages
Au ciel Qui restait pur obstinément

我已離開美麗的樹林
松鼠們留在那裡
我試著用我的煙斗製造雲朵
而那天空 仍頑固的保持純潔

Je n'ai confié aucun secret sinon
Une chanson énigmatique
Aux tourbières humides

我傾訴的不是秘密
而是一首神秘的歌
對著潮濕的沼澤唱著

Les bruyères fleurant le miel
Attiraient les abeilles
Et mes pieds endoloris
Foulaient les myrtilles et les airelles

充斥著蜜香的石南花
吸引了蜜蜂
而我疲憊的雙腳
踐踏著蔓越莓與藍莓
溫柔的聚首

Tendrement mariée
Nord Nord
La vie s'y tord
En arbres forts
Et tors
La vie y mord
La mort

向北 向北
那兒的生活苦澀
如同強壯的樹林
盤根錯節
那兒的生活啃咬著我
死亡

À belles dents
Quand bruit le vent.

有著一口好牙
當那風吹過。

IV. 〈遨遊巴黎〉 Voyage à Paris

與前一首曲子相較之下，〈遨遊巴黎〉可說是個詼諧的可愛小品。變化多端且高低起伏的鋼琴旋律，以華爾滋的節奏型彈奏出，令人不禁想起時尚之都－巴黎。詩人那種迫不及待，只想趕快飛奔去尋愛的心情，在浦朗克譜出的樂曲中顯露無遺。

Ah! la charmante chose
Quitter un pays morose
Pour Paris
Paris joli
Qu'un jour
Dut créer l'Amour

啊！多麼迷人的事呀
離開那鬱悶的國家
前往巴黎
美麗的巴黎
那一天
愛必然被創造

V. 〈啜泣〉 Sanglots

可說是阿波里奈爾最具代表性的詩作之一，作品中充滿了因愛逝去而產生的悔恨，但層層疊疊的敘述以及旁白的並置與詩中詩，讓此作令人費解。本曲的高潮落在最終段：「因愛而死又或者看起來是。因愛而死本應如此」。終於，浦朗克將情緒回歸寧靜，詩人告誡大家收起眼淚，此套曲也在鋼琴微弱但透亮的和弦中畫上句點。

Notre amour est réglé par les calmes étoiles
Or nous savons qu'en nous
Beaucoup d'hommes respirent
Qui vinrent de très loin et sont un sous nos fronts

我們的愛被寧靜的星主宰著
然而我們知道我們身上
有許多人的存在
他們從遙遠的地方來到我們思緒裡

C'est la chanson des rêveurs
Qui s'étaient arraché le coeur
Et le portaient dans la main droite
Souviens-t'en cher orgueil de tous ces souvenirs

這是首夢想家的歌
誰撕裂他們的心
並將其以右手拿著
驕傲地回憶著所有的記憶

Des marins qui chantaient comme des conquérants
Des gouffres de Thulé des tendres cieux d'Ophir
Des malades maudits de ceux qui fuient leur ombre
Et du retour joyeux des heureux émigrants

唱著歌的水手就好像勝利者一樣
從極北的圖樂峽谷到富饒的奧菲溫柔天空
那些逃離自己陰影且受詛咒的病人們
那愉快歸來的快樂遊子

De ce coeur il coulait du sang
Et le rêveur allait pensant
A sa blessure délicate
Tu ne briseras pas la chaîne de ces causes

血從心底流淌出
而那旅人還在想著
他那脆弱的傷口
(你將無法打破所有原因的枷鎖)

Et douloureuse et nous disait
Qui sont les effets d'autres causes
Mon pauvre coeur mon coeur brisé
Pareil au coeur de tous les hommes
Voici voici nos mains que la vie fit esclaves

想著他那疼痛的傷口並告訴我們
(是其他原因所影響的)
我可憐的心，我破碎的心
和所有人的心一樣
(這是我們被奴役的雙手)

Est mort d'amour ou c'est tout comme
Est mort d'amour et le voici- Ainsi vont toutes choses,
Arrachez donc le vôtre aussi
Et rien ne sera libre jusqu'à la fin des temps
Laissons tout aux morts
Et cachons nos sanglots

因愛而死又或者看起來是
因愛而死本應如此— 這就是萬物的命運
所以你也將你的心撕裂吧
(沒有什麼是不費代價的，一直到時光盡頭)
把一切留給死者
隱藏我們的啜泣吧

謝孟潔

MAVIS HSIEH
SOPRANO



謝孟潔 女高音

曾獲世華聲樂大賽第三名、新秀獎以及最佳中文藝術歌曲演唱獎，且活躍於臺灣與美國表演舞台上。於2019年取得哈特佛大學音樂藝術博士學位，先後就讀波爾州立大學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從知名歌唱家任蓉教授、Maureen O'Flynn、Joseph Levitt以及聲樂指導Eric Trudel。

自美返臺後，她積極投入表演與教學。今年八月，謝孟潔受臺灣青年管樂團邀請，於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演出「一代醫人杜聰明 - 臺文創作音樂劇」。她也受涎韻樂團林的瑀博士的邀請，在創新的人聲音樂劇場「大里Darling連篇歌集」中擔任要角。在教學方面，謝孟潔發揮其雙語教學之專長，曾於臺中市華盛頓雙語小學擔任音樂教師，並常於現職的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研究教授雙語音樂課程。謝孟潔也投身於社會教育中，2020年7月，她在清水散步舉辦兩場音樂講座，將大眾較少有機會接觸的美國黑人音樂以及歌劇，以風趣幽默，且淺顯易懂的方式將其推廣。除此之外，她也擔任臺中市星頌女聲團指導老師及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聲樂教師。

旅美期間，謝孟潔與吉他演奏家Jaelyn Jones所成立的路卡室內樂團(Luca Duo)接受美國康州吉他協會的邀請，曾於他們的年度音樂會中表演。2019年受洛杉磯臺灣會館的邀請，擔任其年度音樂會「花想四季音樂會」的主持與聲樂獨唱。2018年夏天，受珊蒂藝文空間以及世新大學校友會邀請，於臺中市新民高中音樂廳與知名旅英打擊樂手謝尹珊聯合舉辦「花現樂音—夏末音樂會」。2017至2019年，獲聘於康州Crescendo Chorus擔任駐團聲樂家，演出近二十場音樂會。2017年底於哈特佛歌劇工作坊(Hartford Opera Theater)，參與新銳作曲家Mark Lanz Weiser的作品“The Place Where You Started”東岸首演，飾演Brianne一角。2013年，她獲選為匹茲堡歌劇院的青年藝術家，且參與新歌劇“Night Caps”世界首演，飾演Ting-Ying。

謝孟潔現任教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研究所、臺中二中音樂班、臺中市星頌女聲團以及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A portrait of pianist Ming-Ching Wu, a young woman with dark hair and bangs, smiling warmly. She is wearing a blue long-sleeved top and is sitting with her legs crossed, resting her hands on her knees.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light blue bokeh.

吳明靜

MING-CHING WU
PIANO

吳明靜 鋼琴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伊士曼音樂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 University of Rochester)鋼琴伴奏及室內樂博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琵琶第音樂院(Peabody Institut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鋼琴獨奏及室內樂雙碩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學士。

擁有豐富的室內樂演出經驗，經常受邀擔任國際音樂營指定鋼琴合作藝術家，包括韓國平昌音樂節(PyeongChang Music Festival)、美國Châteauville聲樂家培育計畫、Winter-Summer Trombone Workshop、魔笛單簧管音樂節、亞洲長號研習營以及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等，並與Haim Avitsur、Joe Burgstaller、Stefan Hussong、Amit Peled、Scott Piper、Denson Paul Pollard、David Taylor、Thomas Lindhorst、Phillip Paglialonga、Victor Chavez等國際知名演奏家於室內樂音樂會當中合作演出。

曾獲巴爾第摩音樂協會(Baltimore Music Club)鋼琴比賽及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鋼琴獨奏大專A組首獎，2008年獲頒霍洛維茲獎學金(Vladimir Horowitz Award)進入茱莉亞音樂院(The Juilliard School)攻讀鋼琴合作文憑。亦獲頒伊士曼音樂院傑出伴奏獎與布魯克·史密斯獎學金(Brooks Smith Award)、行天宮資優生長期培育及教育部留學獎學金等獎項。師從當代鋼琴合作藝術權威Jean Barr、Margo Garrett、Jonathan Feldman、Eileen Cornett以及俄籍鋼琴家Boris Slutsky與葉綠娜、李威龍、林德恩、張怡仙等教授。

現專職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並為An die Musik三重奏與CPE鋼琴重奏團鋼琴家。

迷幻
巴黎
Parisian Illusion
French Mélodie

主辦單位  曠野之聲樂集

協辦單位 Sandy's Music Studio 珊蒂音樂藝文空間



指導單位  財團法人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NCAF

視覺設計  山 里 藝 術
HILL ART